

书曾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莫多克

[美] 拉尔夫·赫尔菲 / 著

王佐良 张海迪 / 译

一头大象的 真实故事

作家出版社

[美] 拉尔夫·赫尔菲 / 著 王佐良 张海迪 / 译

莫多克

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98-04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美)赫尔菲(Helfer, R.)著;王佐良,张海迪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5

ISBN 7-5063-1460-6

I. 莫… II. ①赫…②王…③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2518号

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

作者:(美)拉尔夫·赫尔菲

译者:王佐良 张海迪

责任编辑:杨德华

装帧设计:曹全弘

插图:张海迪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毕诚彩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80千

印张:11.25

插页:4

印数:14001-17000

版次:1998年7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2版

印次:2003年4月第3次印刷

ISBN 7-5063-1460-6/I·1448

定价:1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

那一天，作家出版社杨德华同志打来电话，出版社获得了美国长篇小说《莫多克》的版权，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这本书。他告诉我，这本书讲的是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这头叫莫多克的大象和它的驯象师布拉姆同一天出生，在七十多年的生活中他们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印度洋的沉船事故中死里逃生，在马戏团的火灾中幸免于难，可是大象却被醉鬼扎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又被人偷偷卖掉了。布拉姆执着地寻找，直到他七十多岁时才找到了大象……我听了简述，已经被这个故事感动了，我很怕听说伤害动物，我想起小时候，我有一只猫，它忠实地陪伴了我好几年，可是后来它也被人弄瞎了一只眼睛……

我爱动物，尤其同情那些伤残的动物。

我请编辑快点把书给我。

这是一本厚厚的书，也是一本让人翻开就放不下的书，读着它，我一次次地流下了眼泪，我的心被这个伤感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觉得，如果翻译到那些哀伤的段落我会译不下去的。还有我的身体状况，要在半年时间里译出这本书，我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请爱人王佐良与我一同翻译，这是我们十几年来第一次合作。他只能在工作之余翻译，而我们只有一本原文书。这样我每天下午翻译我的章节，他就在夜晚进行工作。我将那些伤感的章节“让”给了他，每次他结束工作，我都要看看他的脸上有没有泪痕，眼睛是不是发红，可是没有。我大声叫着，你为什么

没有流泪？你不觉得难过吗？他说，因为我是男人，不过他又说，其实我翻译那些地方时，鼻子也是酸酸的。

尽管我们在共同翻译之前，已经讨论过好多次，包括统一全书的语言风格，人名地名，马戏团的道具，大象表演的节目……可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难题。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成了大象迷，我们四处搜集有关大象的资料，每到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都要看《人与自然》节目中有没有大象，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大象，尽可能准确地译出它们的形态和动作。比如我们讨论过大象的鼻子是摆动，还是甩动。这头马戏团的大象周游了世界，因此就要涉及那些国家的风土人情。比如印度妇女穿的衣裳叫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了共识，可是在修改书稿时，还是争论过好多次，我甚至一次次跟他争吵，过去我从来没有同他这样争吵过。当然到最后，我们又去反反复复地琢磨，又去一遍一遍地翻词典。

为了统一全书的风格，我不得不修改那些令人伤感的章节。一天下午，我改到布拉姆知道大象莫多克就要与他永别了，布拉姆对他说：“莫，你会飞升到宇宙碧空，成为万物的一部分，你会坐在造物主的身边，帮助他掌管整个大自然……我只是不愿让你先走，我不想让你自己孤孤单单地……在那儿。”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想起那头大象一生总是为人们表演，帮人们干活儿，给人们带来快乐，我想起它在大海上奋力救起那么多人，想到它冲进浓烟烈火救出我的朋友，现在，它就要死了……我一个人在桌前哭起来，我很少这样伤心地哭，我抽出一张又一张纸巾，后来桌上堆了十几个小纸团。晚饭时爸爸妈妈看见我哭红了眼睛，就跟我开玩笑，说我多愁善感。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在讲述中，我看见他们的眼里也闪烁着泪光。

那天，我对朋友们说，如果一九九八年《泰坦尼克号》以电影的形式让中国观众流了那么多眼泪，那么，一九九八年《莫多克》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再赚中国读者的一把眼泪。

这就是《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

不难看出，作者拉尔夫·赫尔菲对这本书倾注了真挚的感情，书中情节跌宕起伏，情感的浪潮此起彼伏。而且让我们感叹的是，作者的文笔是那样优美，他描写的蓝色的克莱尔湖是那样幽静，还有那神秘的梦幻般的印度森林……那一切把我们深深地吸引了，使我们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愉悦，那是多么纯净美丽的世界啊！

经过几个月的苦熬，我们终于译完了《莫多克》。我们相信这头可爱的大象会走进许许多多读者的心中，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我们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本书真正地认识动物，并且热心地保护它们。想一想，在我们的世界里，绿茵茵的草地上，大象在轻轻地摇晃着，给小象唱歌，枝叶茂密的树下，长颈鹿在悠闲地散步，明媚的阳光里，鸵鸟轻盈地跳着芭蕾舞，树林里各种小鸟欢乐地唱着和声，而老人和孩子，还有一对对情侣，与那些动物友好相处。那个世界美丽而宁静，四周没有各种车辆刺耳的喇叭，没有人声鼎沸的喧嚣……我们的心灵太需要安宁，太需要友爱，太需要真诚了。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只在极个别的地方做了细微的删节。我们的合作结束了，或许书中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们已尽了力，我们将继续不懈地学习，争取今后把最好的译作献给亲爱的读者。

这次合作是难忘的，尽管我们曾为这本书争论不休，但那都是为了我们的读者朋友。在此，我想对我的合作者说——我爱《莫多克》，我也爱你！

在本书第三次印刷之际，我们谨向亲爱的读者致谢，感谢你们像我们一样喜爱《莫多克》。

海 迪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三作者说明三

《莫多克》的故事是真实的。当作家们尝试着写一个在真实生活中发生过的故事，他们首先要记录下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并且相信那些事情都是实际存在的。然后他们要进行研究，考证哪些可能是真实的，哪些可能不是。最后，还有“道听途说”的东西，人们会告诉你，那些传说都是真的。他们把所有这一切都倒进一个钵子里，捣碎，研成末，并且尽可能客观地涂抹在一页页纸上。然后还要得到些微（诗意般的）政治上的许可。

因此，莫多克的故事是真实的——至少我认为是真实的。我已经尽力了。



1

在一个灰色的雾蒙蒙的早晨，他们降生了！凛冽的北风从冰峰雪岭上呼啸而来，掠过林地，刮进黑森林灰暗潮湿的峡谷。随着这寒风，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在厚厚的浓雾下面，不知什么地方，可以听到一个婴儿不停的啼哭，那种倔强的声音就像发自大地母亲的体内。

接着，又传来了另一个声音，比前一个声音更深沉，有点儿像铜号，又像是喇叭，但仍然是……一个婴儿的声音。它也随着暖气流倏然而起，旋转着，东奔西窜，直到突然碰到了前一个声音，一切戛然而止，悄无声息。然后，两个声音——啼哭和铜号般的声音融为一体，它们飞过乡村，蹚过河流，越过玉米地的条条田垄，也飘过夏天收割过的孤寂的田野。

早晨的第一束阳光让冷飕飕的哈根道尔夫山谷沐浴在赭黄的光圈里，它似乎眷恋着奥利姆斯特罗姆山脚下那个很小的、有点古怪的老式德国农庄，但它只停留了一小会儿。两个婴儿的声音正是从那个小农庄里传出来的。

一条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小路蜿蜒穿过农庄的中心，把一座淡黄色的，德国—瑞士风格的两层楼房与一间陈旧不堪、用石块和木头盖起来的大牲口棚分割开来。牲口棚的石头墙东倒西歪，就像小火山口上向四面八方崩落的岩石。腐朽的木头架子好像已经化为泥土的一部分，仿佛在诉说着它曾捱过了多少个严冬风雪的摧残。

这里到处都散落着马戏团的道具。一辆古老的木头大车，车套深埋在地里，车轮很多年以前就嵌进了泥土，只有车架上还看得见斑斑点点的红色和金色的油漆。竖条纹的帐篷已经成了一片片的布条，挂在牲口棚的窗子上。售票亭成了一堆破烂，只有那块“总入口处”的牌子还悬挂在亭子的顶上。成群的鸡、鹅，还有几口猪自由自在地在棚子周围踱来踱去。这就是贡特斯泰因农庄。

两个婴儿的声音分开了。从房子二楼的窗子里只能听见一个婴儿轻柔的哭声。身材高大丰满的接生婆汉娜给婴儿的后背扑完了粉，把他裹在一条柔软温暖的蓝色毯子里，递给了他的母亲。卡特琳娜·贡特斯泰因轻轻地接过她的第一个孩子。卡特琳娜很漂亮，她刚过四十岁，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民的女儿。她那宽厚坚实的下巴，高高隆起的额头，说明她很好地继承了德国农民的血统。她在孩子粉红色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解开自己的睡衣，把丰满的乳房塞给孩子。婴儿的小嘴触到了她的乳头，把一阵狂喜的暖流传遍了她的全身。

“哦，约瑟夫，是个值得骄傲的男孩儿。太奇妙了，你说呢？”她透过喜悦的泪水看着站在床边的丈夫。

约瑟夫像所有的父亲一样自豪地凝视着自己的婴儿。他身材瘦削，颧骨高高隆起，着实使他六英尺的个子显得挺高。卡特琳娜在约瑟夫身上找到了她梦想中的男人，平静温和，像犹太人一样有坚定的信仰。在他们结婚后的十多年中，他们很多次都想生个孩子，但都失败了，而今天，他们为这个奇迹般的男孩儿的降生而欣喜若狂。虽然他金色的头发和相貌主要来自卡特琳娜家族里那种很纯的北欧日尔曼血统，可他具有的甜蜜和温厚却光辉地闪耀着约瑟夫的传统。他们按照约瑟夫父亲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叫布拉姆。

“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名很棒的驯象师。”约瑟夫说着，眼睛里充满了期望。

约瑟夫像他的父亲很多年以前所做的那样，在附近哈森格罗斯镇的一个村马戏团里工作。他是一个驯兽师，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个驯象师。卡特琳娜有时候觉得，约瑟夫爱动物胜过爱她。做一个女人还不如做一头动物，她微笑着想。除此之外，对动物的爱使他成了一个奇妙的人，充满爱心的人。

一种刺耳的喇叭一样的声音传来，把他们从得到儿子的幸福中惊醒过来，约瑟夫猛地想起，还有另一个婴儿的降生值得他们欢欣鼓舞，他激动地吻了吻妻子和儿子，与汉娜一起冲下楼去，他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内疚。

他一步跨出门去，踏上门廊，只觉得寒气袭人。天正破晓，大地的阴影正向山那边退去，冬天已经倦怠不堪，而春天正催促着鲜花冒出草地。看一眼这万象更新的景致，今天是一个好日子。约瑟夫精神抖擞地裹紧身上的衣服，驱走寒冷，向牲口棚走去。他推开那扇巨大的吱嘎作响的门走了进去。

在湿乎乎的发霉的空气中，苜蓿草、燕麦草、马鞍皂的香味儿，还有大象粪便刺鼻的气味儿，一起钻进了约瑟夫的鼻子。干草大捆大捆整齐地码放在墙边，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阶梯，一直

通到牲口棚的屋顶，在那里，可以摸到支撑着这个古老屋顶的巨椽。在棚子的另一边是牲口圈、饲料间和喂料间。在宽敞的饲料间里，皮制的马鞍、马勒、缰绳，都擦得锃光瓦亮。那黄铜的挽扣、脚蹬和肚带都闪闪发光，每一件都摆放在恰当的位置上。

在象具的摆放位置上，吊挂着巨大的象肚带。一副巨大的头具挽在一个用绳索和布做成的象头上。沉重的锁链、人字夹、大捆的绳索，还有各种各样管教大象用的钩子和链子，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粗糙的木架上。一个连一个的牲口圈把耕地用的马，还有山羊、猪和奶牛都圈在屋子里。

早晨太阳的光芒透过敞开的大门投射到牲口棚的深处，勾勒出一个硕大的生命体的侧影。热气从这个庞大的躯体上冒出来，盘旋着升到了高高的椽子上。椽子上孤零零地挂着一盏灯，想以它微弱的光线照亮下面。那个躯体怪怪的，它像停在法兰克福火车站上黑糊糊的列车棚里的、等待挂接一大列货车车厢的火车头那样，呼哧呼哧地冒着蒸气。

“库尔伯，你在吗？”约瑟夫的声音在洞穴般的棚子里回荡着。

从暗影里冒出来一个躬腰驼背的小个子男人，他只有四英尺高，下巴突出，就像他的驼背一样显眼。他穿着一条皮筒裤，一双高筒靴子，脖子上还挂着一根金项链，链子上吊着一小片象牙。他光着上身，因为刚刚忙完活，壮实的身体上满是汗水和血污，特别是他粗壮的胳膊上和身上，更是大汗淋漓。他用肩上搭着的毛巾擦擦手上的血污，得意地跨着大步从两条象腿之间走了出来。

“我在下边哩，老板，伺候这小家伙呢。”他用一种声调很尖的、刺耳的乡下腔说。

约瑟夫走了过去，他听到了几声吱吱的叫声和咂舌头的声音。他围着母象转了一圈，拍拍她巨大的、皱巴巴的臀部，脸上

绽开了笑容。母象艾玛报以一声低沉的嘟哝。

“噢，您不看看这小家伙吗？”

约瑟夫得意地注视着正蹒跚着步履的象崽，他得到儿子时脸上的那种表情又重现了出来。刚刚离开母亲的子宫、浑身还是湿漉漉的脆弱的象崽站立起来，去吮吸盈满乳汁的硕大的乳头。库尔伯递给约瑟夫一块毛巾，他们俩蹲在这个小家伙的身边，轻轻地为它擦干柔软的灰色身体。

“她还真是漂亮妞儿哩。”库尔伯说。

这个小象太小了，连小矮人库尔伯都能看见她的脊背。小家伙吮吸着母亲的乳汁，她贪婪地吸着，咂巴着，乳汁从她的嘴边溢出来。她小小的鼻子只有大约十英寸长，蜷曲在空中，当她做着她出生以来最重要的活动时，她的鼻子一动也不动。

约瑟夫退到一边，倚靠在艾玛粗大的腿上。他感到世界是这样安宁。库尔伯用毛巾擦干了自已汗淋淋的身体，正在穿内衣。

“我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老板。我是说，您自己的孩子。祝贺您和您的夫人。”

“发生这种特殊的事情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含义，库尔伯，我的儿子是和小象在同一天，在同一个时刻生下来的。”

“呃——唔，”库尔伯嘟哝着，他正在往身上套衬衣，可是他的驼背却把衬衣勾住了，约瑟夫微笑着走过去，帮他把衬衣拉好。

“我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库尔伯，现在我如愿以偿了。”

小象现在不再吃艾玛的奶，她想吮住小矮人库尔伯的尖尖的下巴。

“可别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找错了地方，小家伙。”库尔伯说着，轻轻把她引回到她母亲的乳头上。约瑟夫咧开嘴笑了。“她会成为最好的象，库尔伯，她一定是最棒的。”



==2==

“早晨好，戈倍尔先生。”

每天早晨，当大象帐篷的主人戈倍尔先生绕着帐篷转圈的时候，约瑟夫总要特意在帐篷前的一个位置站好。戈倍尔先生短小肥胖的身材，走路时摇摇晃晃的步子，总让人想起企鹅的姿态。

“你也早晨好，约瑟夫。我们的那个小家伙今天早晨怎么样啊？长得好吗？”

约瑟夫很怕戈倍尔先生。戈倍尔是个老头儿，有一套自己的规矩。虽然约瑟夫像他父亲那样已经为马戏团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知道，任何一点违反常规的事都会使戈倍尔先生成为一个脾气最暴烈的人。

“那孩子很好，先生，就像艾玛一样。”约瑟夫说完，好像又

想起了什么，他又说：“我已经告诉饲养员，把地里割下来的头茬新鲜草料直接送到我的农庄来，那些饲料会让艾玛的奶水又足又好。”

“这主意很好，约瑟夫，所以我才在艾玛怀孕时选你来照料她。喂好小家伙，嗯。”戈倍尔先生伸出胳膊搂住了约瑟夫。“以后每个星期我都要在你的工资袋里给你多装几个银币，除非出了什么岔子，嗯，约瑟夫？”

戈倍尔这种恩赐的态度使约瑟夫的脸涨得通红，他害怕自己的愤怒会显露出来，就低下头把脸转向了象群。

“那么好吧，我走了。”戈倍尔先生拍拍圆溜溜的屁股说。“给你的妻子和孩子布拉姆带去最好的问候。”戈倍尔先生转身向大圆顶帐篷走去，一路上用他的手杖把所有的纸片和枯枝败叶都戳得粉碎。

约瑟夫已经有了一套计划，要让艾玛的孩子成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为训练有素的象，也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整个家就是个马戏团，祖上三代都是驯象师。祖辈们把他们所有的秘诀和绝技一代一代传下来，约瑟夫作为继承人，认为自己有能力让小象成为最棒的一个。将来有一天，等布拉姆长大了，学会了约瑟夫教给他的一切，他就要把小象交给布拉姆，布拉姆将会沿着父亲的足迹走下去。

战乱、恶劣的天气还有经济拮据等等，很少能阻碍马戏团的演出。“演出必须照常进行。”已经成为马戏团的格言，甚至已经成为法律，极少有一天不遵守这项法律。这个马戏团数千年来已经成为人类传统的一部分。

不管是谁，只要走进了马戏团的帐篷，红色和金色耀眼的光芒、蒸汽风琴“噙——啪啪”的震响、动物刺鼻的强烈气味，还有棉花糖、抹了奶酪的爆米花，再加上站在帐篷门口揽客的杂耍

艺人的大声吆喝：“女士们、先生们，往上走一步啊！”所有这一切都创造了一种似真似幻的情景，要是有人让马戏团里的年轻人出来表演，那这一切就会使梦幻成真，不可能的事就变成了现实。除了好奇心，惊喜和激动使平时受压抑的情感得到了宣泄，时间似乎也凝固了。烦恼统统都丢在脑后，这里是浪漫的开始。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都被裹挟进这欣快的狂潮之中。年轻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没有四肢的女人令人惊奇的表演，而老年人则担心她如何去上厕所，他们还在等着瞧狮子或老虎会不会攻击它们的驯养员。

这个“神奇马戏团”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马戏团，它拥有一个表演帐篷，大家都叫它大圆顶，还有一个动物帐篷，六个杂耍帐篷，还有几个食品摊，再加上卡车和拖车，杂七杂八的用具，就是马戏团的全部家当。所有这一切都漆成了常见的金红两色相间的条纹，还有星星点点的黑色和白色的点缀。大圆顶帐篷可以容纳三四百人，包括站位空间。这是马戏团最大的一个帐篷，四根巨大的支柱横着一字排开，立在帐篷的中央，一个圆形的轨道构成了中心圈，在圈内铺着厚厚的一层锯末。在圆圈的旁边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堆堆钢棍儿，以后要用它们来组成一个巨大的驯兽表演场。几英里以外就可以看见帐篷顶上那一排醒目的红字：“神奇马戏团”，在它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全世界最精彩的演出”。

动物帐篷里关着各种动物，虽然其中有些动物对另一些动物有着本能的敌意，但它们似乎都能互相尊重，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个马戏团里，驯兽员与动物的关系跟别的马戏团里可不一样，这要归功于约瑟夫。约瑟夫继承了他父亲的技艺，把他们家族很多年以来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训练方法传授给每一个驯兽师。

大家都敬重和羡慕约瑟夫，他对待动物的方式是温柔和爱

护，而这种温柔和爱护在驯兽师和动物之间是相互都有的。他把训练建立在爱之上，而不是恐吓。事实上，是无限的爱和极大的耐心，再加上喂养，清洗，有时甚至同寝共眠，把他和动物难舍难分地联结在一起。他经常给动物洗澡，梳理毛发，拍打肢体，好像看不出两条腿的人和四条腿的动物之间有什么隔阂。但是，常识总要常记在心上，不能忘掉。驯兽师们都知道，动物由于它们野兽的本性，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危险。

三头大象，两匹骆驼，三头无峰驼，六只山羊，一只熊，两只老虎，一头狮子，三只黑猩猩，还有一条很大的大蟒蛇，这就是神奇马戏团的所有动物。除了蟒蛇以外，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的表演项目，像跳跃、翻跟头，或者在各种各样的支架上和大铁圈里表演，或是骑在别的动物背上奔跑。

卡尔诺是一个来访的俄国官员赠送的礼物，这头重六百多磅、体格强壮的棕熊以前只在展览时才出来，它可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因为它曾经攻击过它从前的驯兽师。可是，约瑟夫见到卡尔诺，他一眼就看出，这家伙的兽性完全是因为害怕野蛮的训练。他让他的老朋友、经验丰富的驯兽师希梅尔·泰斯来驯服它。约瑟夫知道，希梅尔有爱心，也有耐心，会让卡尔诺忘掉过去受尽磨难的日子。有一天，当希梅尔和卡尔诺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卡尔诺的活泼快乐，加上它少有的聪明伶俐，使它表演出很多难度很高的动作，最后以一个与希梅尔一起兴致勃勃地翩翩起舞的节目告终。要是你看见他们两个在严寒的冬夜里紧紧相拥，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卢基、梅琳，还有宝宝奥斯卡，这三只黑猩猩其实是一家人。宝宝奥斯卡是去年才出生的。它们表演一种老式的滑稽剧，它们活泼快乐，使马戏团里总是笑声不绝。

这一家三口都十分热爱的是它们的训练员阿佩勒。最好叫他小丑阿佩勒。这三口子都把阿佩勒当成它们家里的一员。有好多

次梅琳睡不好觉，因为宝宝奥斯卡太不安分，梅琳只好把这个猩猩宝宝交给阿佩勒去照管，她自己好抽空打几个盹儿。

从来也没人看见阿佩勒卸装，他身边的那些人也好像从未去注意过这件事。他那张仿佛永远羞愧难忍的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填满了花花绿绿的油彩，更显出他脸上的沟沟坎坎。他的脸轮廓分明，总是神情忧伤，又满含深情，很少装腔作势，但他从不露出笑容。当他注目凝视，好像在沉思的时候，也是最滑稽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会径直转过身去忙别的事情。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看世界的方式，博得了观众的满场喝彩。认识他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认为自己是滑稽还是不滑稽，他仿佛领悟到了世间一切事物的忧伤，而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则哄然大笑。这是一个怪人，恰好又与世界上最幽默的动物携手合作。

舒尔坦和帕特丽娜是一对孟加拉虎，还有非洲狮莱奥。它们在表演时都让观众心惊胆颤。当它们张口怒吼或者咆哮如雷时，直让观众倒抽冷气。可是猫科动物的驯兽师海因茨·施米彻在表演时却从不使用鞭子和枪，也不用椅子。狮子、老虎为他表演仿佛心甘情愿，而不是有人驱赶着它们。表演后的奖赏是它们喜欢吃的小东西，轻轻的拍打、拥抱和亲吻。

海因茨在杂耍节目中还表演大力神海格力斯，他可以举起惊人的重量，让全身闪闪发光，波浪般起伏的肌肉展现在照相机前。

约瑟夫和他的大象群是所有的表演中最受观众喜爱的。艾玛硕大的体形和聪明使它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在它的左边是年龄比它小的公象克洛诺，在它的右边是羞羞答答，体形较小的蒂娜，它总想让自己的动作比伴奏的音乐快出一个节拍。它们的节目包括坐下站起，跳优美的华尔兹舞，原地蹦跳和跳跃障碍，还有倒立。随着隆隆的鼓声擂起，它们就上演压轴戏。艾玛用后腿站立，鼻子卷出凯旋门的拱顶的形状，蒂娜和克洛诺也在它的两